

抢走我 名字 的人

Beside Myself

Ann Morgan

[英] 安·摩根 —— 著

刘媛 ——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Beside Myself

Ann Morgan

抢走我 名字 的人

[英] 安·摩根 —— 著
刘媛 ——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抢走我名字的人 / (英) 安·摩根著; 刘媛译. -

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8

ISBN 978-7-5502-8383-1

I. ①抢… II. ①安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93421 号

BESIDE MYSELF

Copyright © 2016 by Ann Morgan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dman & Swainson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抢走我名字的人

作 者: [英] 安·摩根

译 者: 刘 媛

责任编辑: 崔保华

特约编辑: 丛龙艳

装帧设计: 崔晓晋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210 千字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12

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383-1

定价: 42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68210805

Ann Morgan

Beside Myself

献给 妈妈

目录

Contents

序 幕

1

PART.1 抢走名字

7

PART.2 寻找身份

173

致 谢

368

译后记

370



PROLOGUE

序 幕

花园里，阳光灼人。艾丽正在我身后笨拙地追赶着。“你们俩去玩吧，别搞恶作剧。”苹果树叶斑驳的影子在我们身上掠过。

我们冲出窗帘低垂的昏暗屋子。门垫瑟瑟抖动。小声的嘀咕和叹息逐渐变成沸腾般的叫喊，就连玻璃杯底都荡起了一圈圈水纹。又闯祸了。闯祸的从来不是我——总是艾丽。我从不犯错。我比她先出生，注定更棒。

我们一路跑到花园的低洼处，跑到蓝莓丛后面，然后回过头，看看有没有被其他人盯上。还好，山坡上没有人。拉开门闩，门开了，小路上的温暖阳光倾泻而入。艾丽咯咯笑着，像急着去厕所似的。

“嘘，艾丽，”我对她说，“你是打算让所有人，包括妈妈都听到吗？”

艾丽眼神变得严肃。有人说，我出生后，脐带缠住了艾丽的脖子，所以她时常表现得没有我好。可我知道她是故意的。她犯懒被老师捉到时，会给我使眼色。

“我们一定要瞒着妈妈跑出来吗？”她问。

“闭嘴，”我说，拉着她穿过门，“我们只是去找玛丽。”

要给艾丽一点教训，就得去找玛丽。玛丽年长，总能想出最棒的花招。就像有一次，没人去学校接我们，我们就带着艾丽去了公园，把她一个人留在那儿，然后一路跑回家。我大笑着，几乎上气不接下气，这教训太棒了，简直比在家中踮着脚绕着那些不存在的家具舞蹈还要让我开心。

还有一次，我们在车站附近的墙角发现一个塑料袋，便想让艾丽吃掉塑料袋里的酸奶。我们在盒子上做了手脚，但那泛着泡沫、臭烘烘、硬邦邦的东西

还是流了出来，她碰都不想碰。我们只好威胁她，还使出所有法子，骗她那是奶酪。

玛丽的家要沿着路走到另一头。她家和我们家不一样，她家整个建在一块平地上，那块地就像有人用擀面杖擀过一样平。在那些应该撒些佐料的地方，还点缀上草地和花坛。和我家一样的，那屋子里只有一个大人——玛丽的父亲，他会在花园里用锤子和扳手鼓捣些东西，偶尔也会在浴室里敲敲打打。除此之外，玛丽还有一个哥哥，算是半个大人。

我们敲了敲门，很快圆涡形的玻璃孔后出现了一道影子，看起来就像龙睁开了眼睛。门打开了，一股酸味飘了出来。

她的哥哥低头看着我们，他的瘦脸看着就像长着绒毛的狼脸。

“你好。玛丽在家吗？”我问。

“啊，”他的语调又平又硬，玛丽说这是因为他们曾经在曼彻斯特生活过，“她出去浪了。”

我气得直抖，却还是压住火气，抬起头盯着他狼似的眼睛。

“那去哪儿浪了？”我问。

他哥哥讪笑着，一会儿看艾丽，一会儿看我。他身后的屋子里，有什么正闪闪发光。

“双胞胎，是吗？”他问，“姑娘们，你们几岁了？”

他伸出手，用一根手指在我耳后摩挲着，抚摸那儿的头发。

“你是个美人儿，不是吗？”他说。

微风拂过。

“再给我念一遍‘浪’。”他说。

倒霉的日子总是猝不及防，我心里顿时一团乱麻。我转身抓住艾丽的手。

“我们得走了。”我说着，拽着她沿着小路往回奔跑，她的嘴里还嘀咕着“别，别，别”，听起来就像炸了一路的气泡。

我想要离开这里——恨不得褪下我这身皮囊，躲进另一个身体里。可就在小路上，那个身上总有股挥之不去的卷心菜味的邓克丽夫人出现了，她刚买好东西，在过马路。

“好呀，姑娘们，”她说，“是海伦和艾丽诺，对吗？可谁是谁呢？我分不出来——你们就像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豌豆。”

我暴躁极了，但还是很礼貌地告诉她谁是谁，尽管每次见她，我都不不得不这么做一次，尽管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谁，尽管没人会把艾丽叫成艾丽诺。

“不觉得这么叫很可爱吗？”邓克丽夫人的反应和过去如出一辙，“好吧，现在，姑娘们要不要去我家，喝点茶，吃点饼干？”

我知道邓克丽夫人说的那种饼干。它们放在冰箱上的锈罐子里，有些醋栗夹心饼干还长了毛。

“不了。谢谢您，邓克丽夫人。”我用最友善的语气说，“我们已经吃过了。”

“吃过了，真的吗？”邓克丽夫人说，“老天爷。但是你们确定不顺道喝杯茶？”

“恐怕不能了，邓克丽夫人，”我说，“我们得去帮妈妈干活儿了。”

“啊，好吧，如果是这样，”邓克丽夫人说，当我牵着艾丽的手把她往门边拽时，她的声音突然抬高，“你们下次来，好吗？带上你们的朋友！”

门在我们身后砰地关上。我们站在荆棘的影子里。

“妈妈打算要我们干什么？”艾丽问。

“老天——啊，”我说，重音落在了“天”上，听起来就像学校音乐房里大低音鼓被猛地一击，“艾丽，你今天怎么了？简直比其他时候还要蠢。妈妈没有要我们做任何事。我为了不去邓克丽夫人家喝茶才这么说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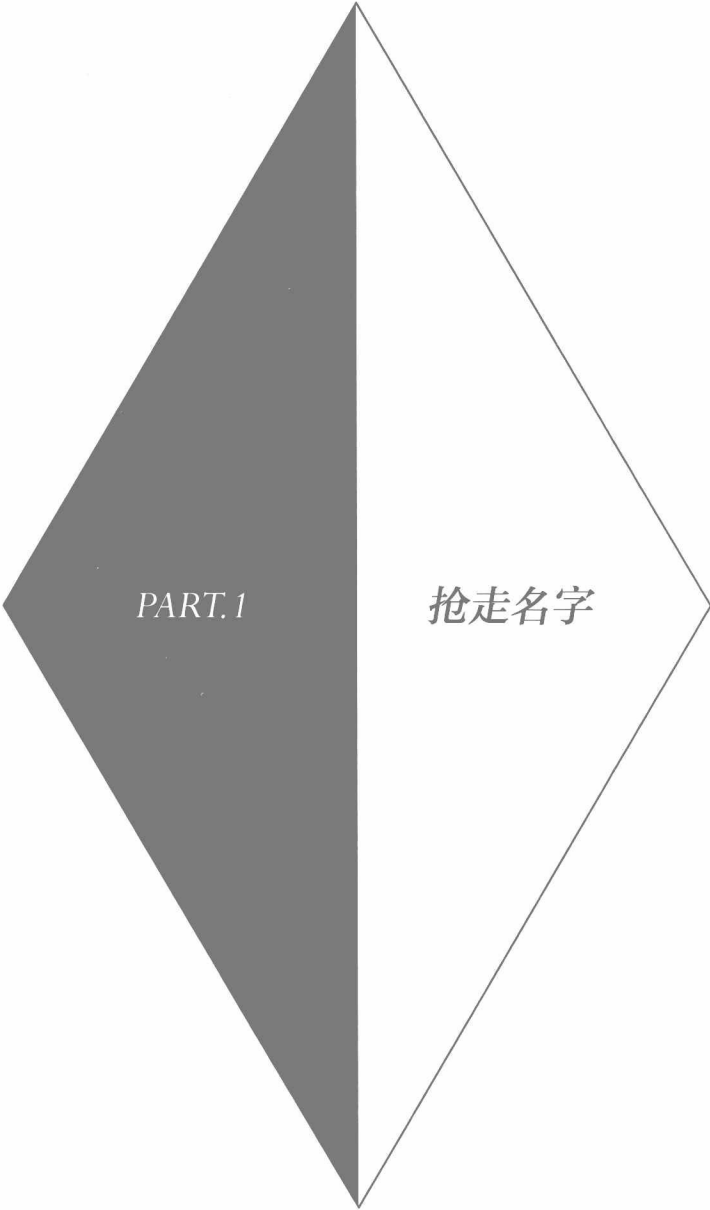
“噢，”艾丽说着，眼神平静。我知道她在想什么。她想的是邓克丽夫人的相思鹦鹉比尔。她喜欢看比尔在笼子里打颤、鞠躬。她总是坐着，脸贴到栏杆边上，露出温和又傻气的表情，好像比尔是她世界上唯一的朋友，有一天他们会一起逃跑。那表情让我恨不得好好教训她一通。

艾丽在泥地里趿拉着鞋走着。她看着我。

“为什么他会让你说‘浪’？”她问。

就像被刺中一样。我停下脚步，看着穿着短裤的她，她的红短袖上衣还有从嘴巴里漏掉的午饭的印渍。我眯着眼，直到她变成我眼里一抹昏暗的影子，只剩脸颊两边模糊的阴影和身后耀眼的光线。我的脑子里，像去年被艾丽刮坏的妈妈最爱的唱片一样，开始一遍又一遍回响着邓克丽夫人的话，“就像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豌豆，就像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豌豆。”

“来吧，艾丽，”我说，“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”



PART.1

抢走名字

1

声音似缤纷的丝带一样交缠着。孩子们咯咯的傻笑像明亮的饰带，冰激凌车招摇的回旋曲如同昏暗中的烟火，当然还有其他的声音，人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一场早已结束了的比赛。鸟儿歌唱着，嚤嚤地盘旋，伴随着凄厉的叫声落回地面，那声音就像机械摩擦发出金石声般刺耳。循环。停止。循环。

斯玛吉疲倦地睁开双眼，光线穿过她那条挂在窗前的扎染围裙射了进来，死苍蝇、塑料袋，还有躺在一边的伏特加酒瓶十分扎眼。早上吗？噢，不，已经到了下午了，下午太阳才会从这个角度晒过来。又荒废了一天。

笔、火柴和卫生棉条在桌上散落着。一根抽了一半的香烟正慢慢地烧进桌面的塑料板里，板子被烫出伤疤般的皱褶。一把牙刷横躺在制冰的冰格旁边，冰格里盛满了凝固的玫红和紫色颜料，看上去像干涸的血。

她深陷在躺椅里，眼睛紧紧盯着画布，画布撑在已经坏掉的煤气炉上方的架子上。画面是这样的：一张报纸钉在椅座上。因为这幅画，昨夜，前夜，又或者从很久之前开始，她就没法入睡，脑袋里嗡嗡响着，搜肠刮肚，想找出赋予这个平面汹涌的颜色和造型的手法。她希望自己能再次抓住那种感觉，灵感到来时，就像巨浪，冲碎她意识的堤墙，将她拽进那灰

色的大海中飘荡，浪潮消失后，只剩一堆残骸。这张画布见证了这一切——右上角那一抹纷扰的亮色意味着即将消逝的波浪。椅座上报纸的头条写着：“领低保的老人在街头巷子里遭遇抢劫。”

迷人的想法终会逝去，但总有一些声音重新涌入她的内心，填补空白，挥之不去——有时是喃喃自语，有时是严厉的呵斥。好吧，也算是有点意思。至少，有那么点意思。

她举起手，揉了揉眼，这时，铃声又响起来。电话？她还有些迷糊。怎么还没停机？堆在玄关那儿的信里，起码有二十封是电信公司的催缴单吧。

她一动不动，任由电话铃响着，没有一点去接的意思。未接留言又多了一条。可能是那些所谓的“热心人”打电话来问候她的近况。不管怎样，她压根儿没想过明天再给他们回复，更不会想如何编造借口搪塞过去。

当然，这通铃声也可能是她的幻听。不过，她觉得自己已经同糨糊一般的大脑不会再玩什么新花招了。

她继续睡眼蒙眬地盯着墙上被撕得凌乱的日程表。今天到底是哪天？日子已经过糊涂了。在搞清楚之前，星期四插在了原本应该是星期二的地方，你正盯着的是属于星期五的那个格子。还有那些该死的星期一，混乱得令人作呕。从日程表里看不出一丝日程。根本弄不清楚哪天是兑账日。从来就没弄清楚过。她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肚子咕咕叫了起来。

她觉得该去弄点吃的。她站了起来，地板在缓缓倾斜，就像走进参加主题公园花车游行的马车的门。视野里所有东西的边缘都泛着烟火般的闪光，她牢牢抓紧一把椅子。（“别犹豫！”一个声音在她脑中的一个角落突然响起。）稳住。

她走出房间，穿过走廊，剥落的墙纸上挂着三三两两的钉子，厨房的门厅中弥漫着变质牛奶的酸臭味。厨房里，鼓鼓囊囊的塑料袋，扎紧了口，

挨个儿摆在厨房的地板上，就像养鸡场里的母鸡。垃圾从垃圾桶漫出来，像瀑布一样，水槽里的餐具堆积如山。

斯玛吉打开冰箱门，电话铃声又凄厉地响起来，她一个踉跄失去了重心。她试着伸出一只胳膊撑住自己，却被电线绊住了。她重重地摔进那堆垃圾袋里，有什么东西被她从墙上扯了下来。头顶的天花板已经裂开了，好在大部分被托住了，不会直接砸到她脑袋上。

她听见另外一个声音，这一次，声音似乎是从身外的某个地方传来。

“艾丽？”一个微弱却严厉的声音，“艾丽？”

她环顾四周。厨房的龙头滴滴答答，一如往常。她把头埋进手里，脸上磨出皮屑。她摇摇头，努力赶走那些幻觉。

“艾丽？”那声音再次飘来。

她转过身从指缝中偷瞄。声音从她身旁的电话听筒里传来。她小心翼翼地抓起电话，举到耳边。

“艾丽？”电话那头的人说道，“是妈妈。嗯，听着，我可没时间跟你傻了吧唧地捉迷藏，我知道是你，尼克给了我你的号码。”

死一样沉默。头顶上，冰箱门因为长时间敞开着，发出了哗哗的警告声。

“行，你要这个样子，我也没办法。”电话里的声音继续说道，“要不是海伦的事，我才不会打这个电话。”一声轻叹，“出了一场事故，我想海伦大概陷入了昏迷。那个，按道理还是应该告诉你。说真的，我可不愿打这个电话，不过……还是……反正就这样了。我告诉你，总比你看新闻才知道要好。”

她感觉厨房里似乎有暗影涌动着，蔓延着，仿佛一朵畸形的毒花。各种声响在角落里嘲笑她，随时准备扑过来。她却从未像此刻这般麻木和虚弱。

“没什么好说的了，现在这个样子我们都伤透了心。”电话里的声音说，